

极端寒潮诱发美国多州电力危机

数百万人长时间断电,多地回到烧柴时代

■本报记者 李丽曼



自2月14日以来,因极地涡旋引发的极端寒流侵袭了美国中部以及南部大片区域,罕见的寒流直接导致美国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失调,数百万人遭遇长时间停电、停水。这是继去年因山火导致加利福尼亚州大停电后,美国再度因极端天气遭遇大规模停电,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的电力调控难题再度浮出水面。

数百万人“断电”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此次极端寒潮影响范围包括美国德克萨斯州、墨西哥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对于这些地处南方的州府来说,当地电网基础设施因少见的冰雹、冻雨以及暴雪天气遭受重创。在此情况下,截至2月17日,美国已有超过400万人失去电力供应,部分地区自2月14日以来就进入了停电状态,数日未恢复供电。更有甚者,根据美国社交媒体的消息,德克萨斯州多地居民甚至已开始砍柴、烧柴取暖,甚至出现了极度严寒导致的伤亡事件以及室内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事故。

对于此次大规模停电,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激增的电力需求导致电网负荷过高,叠加电力设施因极寒而冷冻停机是此轮电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

德克萨斯州地区电力主管机构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在停电后举行新闻发布会称,在此轮停电中,该州总计有超过45吉瓦电力装机“下线”,其中约有15吉瓦为风力发电,而天然气、煤的“下线”总量更是达到了30吉瓦,电力总缺口约为34吉瓦。截至2月16日,该机构恢复了约2500兆瓦电力供应,但在巨大的电力缺口面前仍是“杯水车薪”。根据美国国家天气服务中心发布的预告,尽管德克萨斯州位于美国南方,但该地区北部以及中部地区的局部气温已降至零下5℃左右,并且极端寒冷天气预计将持续数日。

《今日美国》援引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能源研究所主管Varun Rai的话称:“不管怎么说,德州作为全美以能源行业为傲的大州,此次停电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电力价格飙升

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德克萨斯州因供电严重不足,电力批发价格一路激增。根据ERCOT发布的数据,在极端天气过后,2月15日,德克萨斯州电力批发价格一度超过1万美元/兆瓦时,而正常情况下该地区的电价还不到50美元/

兆瓦时,上涨了100倍不止。

2月17日,在极端严寒天气不断持续的情况下,德克萨斯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向ERCOT等电力管理机构发布通知,要求将市场上的电力批发现货价格限制在9000美元/兆瓦时以内。

路透社援引IEG Vantage能源市场分析师Marshall Steeves的话称,此轮德克萨斯州电力价格飞速上涨主要是因为电力供应紧缺,叠加极端寒冷导致供热需求激增所致,高涨的电力价格给该州工商业用户以及居民都带来了不良影响。

雪上加霜的是,能源生产端也未能幸免。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作为美国油气生产大州,受极端天气影响,页岩气生产也出现危机,这也导致天然气电厂的燃料供应同时出现了紧缺。据彭博社报道,极端严寒侵袭以来,美国多地的天然气现货价格超过500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较平时约为3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的价格出现巨幅上涨。

清洁能源不“背锅”

据了解,德克萨斯州不仅坐拥丰厚的页岩油气资源,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电力资源也颇为丰富,能源供应本应十分充足。其中,德克萨斯州的风电行业尤为发达,是

哈萨克斯坦将面临电力短缺

本报讯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哈萨克斯坦竞争保护和发展改革署署长茹曼加林日前在一个会议上表示,尽管目前存在电力过剩的情况,但未来2-3年,哈萨克斯坦将面临电力短缺。

据茹曼加林透露,2020年哈萨克斯坦全年发电量为1060亿千瓦时,用电量约1050亿千瓦时,电力供应稍有过剩。但据专家预测,未来2-3年,哈萨克斯坦将面临电力短缺和发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据了解,哈萨克斯坦目前共有155座发电站,其中69%为燃煤电站,9%为水电站。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还在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

茹曼加林表示,当前,国有企业承担哈萨克斯坦全国约48%的发电量。“国有成分占比过高,未能形成充分竞争,是哈萨克斯坦电力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工业领域用电在总用电量中占比为58%,住房和公用事业占比22%,电力损耗占比14%。降低损耗是电力市场的重要任务。”

据悉,哈萨克斯坦将建设新的电力设施,欧亚经济联盟也将为其提供帮助以缓解电力短缺。(陈商)

菲律宾设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新目标

本报讯 据菲律宾《商业世界报》报道,菲律宾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舍温·加特加里安日前表示,菲律宾能源部已经设定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的新目标,即到2040年,菲律宾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电力的比例将提高到55.8%。其中,到2030年,菲律宾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37.3%。

据舍温·加特加里安透露,菲律宾政府目前正在就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的新目标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预计在3月底之前由菲律宾国家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发布正式消息。

根据此前发布的菲律宾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该国到2030年,将把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占比提高到35%。

舍温·加特加里安同时表示,天然气将在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预计菲律宾将需要更多的天然气来补充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供应。(王英斌)

聚焦

韩国去年核电占比增至三成

本报讯 据韩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报道,韩国电力公司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核能发电量达16.0184吉瓦时,同比增长9.8%,在主要电源中发电量增幅最大。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韩国核能发电量首次超过16吉瓦时。

与此同时,韩国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也由上年的25.9%增长到29.0%,其占比增幅在主要电源发电量中也是最大的。

韩国电力公司分析称,由于设备维护等一度停运的核电站再次投运,是核能发电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去年韩国的燃煤发电量仅为19.6489吉瓦时,同比下降13.6%,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不过,燃煤发电在韩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依然是主要电源中最高的。

另外,得益于政府推广普及政策的落实,去年,韩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装机容量也比此前一年增加了约三成。但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韩国发电总量中的占比仅小幅上升了0.3个百分点。

韩国电力公司同时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韩国的总发电量为55.2165吉瓦时,比此前一年减少1.9%,已是连续两年下降。(王英斌)

墨西哥国油原油产量15年来首现增长

本报讯 据墨西哥《经济学家报》近日报道,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以下简称“墨西哥国油”)公布的统计数据称,2020年,该公司平均日产原油170.6万桶,较2019年的日产量增加了4000桶,虽然增幅仅为0.3%,但是近15年来该公司的原油产量首次出现增长。

据了解,墨西哥国油的原油产量占到墨西哥国内原油生产总量的98.8%。有业内人士表示,如加上2020年3月墨西哥与“欧佩克+”减产联盟达成的“日减产原油10万桶”的协议(2020年5-7月),2020年墨西哥的原油日产量实际增加了3.1万桶。(陈商)

天灾频发、经济损失逐年递增——

澳大利亚气候行动不力拖累全球

■本报记者 王林

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漫不经心正在被频发的极端天气无限放大。继2019年6月-2020年2月,澳大利亚爆发最大山火灾难之后,今年2月初,澳大利亚西部再次遭遇严重山火。2月第二周,山火刚刚得到控制,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暴风雨紧随其后,带来了洪水威胁。天灾频发让有关环境变化和气候危机的讨论再度活跃,舆论纷纷指责澳大利亚在气候行动方面迟迟没有实质性举措拖了全球的后腿,敦促该国政府尽快推出更为积极的气候政策和减排目标。

极端气候在澳成常态

对澳大利亚而言,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炎热和干燥的一年,2020年则“始于大火、终于洪水”,极端气候似乎已经成为该国的常态。

非营利组织澳大利亚气候理事会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火灾、洪水、干旱、风暴和海平面上升等“天灾”,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民众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一部分。新南威尔士大学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汇编数据指出,过去200年,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山火灾难分别发生在1851年、1939年、1983年、2009年,其中的间隔时间正迅速缩短。

这些“天灾”给澳大利亚民众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2019年-2020年的山火灾难,影响了百余种植物存活,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评估,这至少给国家造成了50亿澳元经济损失, GDP 甚至因此下跌0.2-0.5个百分点。同时,干旱和火灾导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过去20年,河水流入量减少一半,水资源供应已成为该地区的一大难题。

“历史数据表明,极端天气在澳大利亚已变得十分常见。”新南威尔士大学气候变化专家Sarah Perkins-Kirkpatrick表示,“这意味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最终将通过极端而非平均的变化来感知。”



对此,澳大利亚气象局做出明确警告,该国气候将持续变暖,政府和国民都要为更长的火灾季、干旱天气、海洋热浪,以及热带气旋天气作好应对准备。

年损失达千亿澳元

澳大利亚气候理事会警告称,自1970年代以来,极端天气给澳大利亚造成的经济损失几乎增加了一倍,仅过去10年就造成了350亿澳元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下去,从现在起到2038年,极端天气每年给澳大利亚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000亿澳元。

“极端天气带来的事故和灾难,不会以平稳的线性方式增加,而是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极快的速度发生。”澳大利亚气候理事会专家Will Steffen表示,“澳大利亚民众因气候灾害而流离失所的可能性,是欧洲的5倍。”

联合国前减灾事务特别代表Robert

Glasser坦言:“澳大利亚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否则必遭反噬。澳大利亚政府应该以更严谨和认真的态度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只有制定更具雄心的气候政策,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才能更大程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更大幅度地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目前,澳大利亚基于《巴黎协定》框架制定了到2030年减排26%-28%的目标,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这一减排目标“低得可怜,毫无诚意”。“到2030年,澳大利亚的排放量必须减半,并到2040年实现净零排放,否则不可能完成基于《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Will Steffe强调,“阻碍澳大利亚加速气候行动的主要是意识形态、政治因素和既得利益。”

事实上,澳大利亚气候变化管理局曾提议设定45%-60%的减排目标,但根据澳联邦政府做出的最新评估,如果持续当前不温不火的气候行动,到2030年澳大利亚只能完成16%减排量。

气候行动表现持续垫底

澳大利亚在气候行动上持续垫底,与该国的“不作为”有直接关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不仅严重忽视碳排放严重超标的问题,且对环保的态度也让人大跌眼镜。他曾在公开场合直言煤炭是“好东西”。目前,澳大利亚也仍在不遗余力地加大煤炭开采和出口。

美国媒体VOA指出,煤电约占澳大利亚电力供应的70%,澳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更是全球最高。英国《卫报》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仅有2000多万人口,但总碳排放量占据全球的3.6%。

据了解,澳大利亚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燃油效率标准的国家,该国对燃油燃烧成本没有限制,国民减排意识整体淡薄。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减少碳排放也没有长期规划和行动力,所谓的积极跟随全球减排脚步一直只是“纸上谈兵”。

此外,澳大利亚计划2022年初在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地区建造一个装机1200兆瓦的大型太阳能发电场。据彭博社报道,这比全球已知最大的美国加州的同类项目装机规模大3倍,虽然表面上是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但猎人谷地区是澳大利亚的煤炭开采中心,因此该项目一直被业界怀疑是为了助力煤炭开发而建。

事实上,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的敷衍态度已引起了全球的不满。澳大利亚国内舆论也一致谴责政府在应对气候行动上“不作为”。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直言:“我们的气候行动力如此糟糕,已经成为国际气候变化行动领域的‘弃儿’。”澳大利亚党领袖Anthony Albanese则在2月中旬的一场集会上公开谴责莫里森,称其不负责任的举措让澳蒙羞,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澳大利亚急需加速前行。